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 756 字数 265,000 开本 850×1168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2\frac{3}{16}$ 插页 5

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6000册

定价(6) 1.20元

目 次

工厂細胞(金中譯)	1
組織者(金中譯)	97
轉形期的人們(李长信譯)	175
地区的人們(周鴻民譯)	337

工厂細胞

本篇原名“工場細胞”，發表于
1930年“改造”雜誌四、五、六月號，譯
文根據1953年青木文庫本譯出。

張着鐵絲网的窗檻上攀着兩隻手，手指剛一用勁，窗上就露出了一張男人的臉來。

這是中午下班前一刻。在“H·S制罐廠”里，排成五行的剪刀車、沖床、鑲邊機、卷筒機和漏氣試驗機震得連水門汀澆成的底盤都抖動着，從鉛皮房頂上傳來震耳欲聾的迴聲。架在鐵梁上的天軸的飛輪，由好多條皮帶把各個機器連結起來，從各個角度把車間的空間切成一塊一塊，啪噠、啪噠、啪噠老是一個調子轉個不停。在這悶熱黑暗的車間里，放在傳送帶上、從這個機器送到那個機器的空罐頭顯得更為光亮。女工們大聲地唱着歌，和機器聲對抗着。誰也沒注意到窗台上有人。

“啊！——”

“田中絹代”叫了一聲，向窗台跑去。這個女工很像電影明星田中絹代，因此廠里習慣就誰也不叫她原來姓名。一個站在傳送帶跟前檢驗着鐵罐頭的男工跟着她的背後看。——窗外的男人已經爬上來了。他正把一卷卷得很細的紙頭，從窗孔中塞進車間里來。

女的一走近，他認出是她，臉上突然顯得有精神起來。她從鐵絲網中接過紙卷，把耳朵貼在窗上。

“別讓工头看見，分給大家，這件事就托給你了。”

男的咚的一聲跳下窗台，馬上他那慄慄的背影已經從圍牆翻出去了。

中午下班的汽笛響了。機器的騷音順着秩序好像被吸干似地低落下去。——頓時，女工們尖聲怪氣的歌聲顯得特別嘈雜。

“這是什麼呀？阿絹！是情書嗎？”

“是情書的樣本吧？這麼粗一捆！”

剛才瞅着她的男工走近來說：

“這樣干，傳明^①要哭啦。”

“真的嗎？不是鼓眼^②的人就不愛，阿絹也真太好奇啦！”

大家都哈哈大笑。

田中絹代把傳單一張一張分給大家。

“這是什麼玩藝兒呀，一點戀愛氣味也沒有嘛。”

“這是工會的傳單哩。”

失業工人大會

- 向市政府請願！
- 給我們工作！
- 要求市政府保障失業者生活！

森本他們從低而昏暗的鉗工車間出來，踏着手推車的小鐵道，用手巾使勁地擦着脖子；褲子的口袋里胡亂地塞着同樣的傳單。

“瞧！臭鐵匠來了！”

制罐部的工人一碰見他們，又照樣取笑起來。

① 傳明即鈴木傳明，當時電影界的男明星，常和田中絹代合演電影。

② 鼓眼原文為“出目”，發音和傳明的日本音相近。此處作雙關語用。

“什么？你这鉄罐头！”

这边也不示弱。

“老是削鉄！当心别把自己削成干木魚一样！”

制罐部和鉗工車間的工人老是互相合不来。原因是一边是熟練工人，一边是只要能开动机器就成的普通工人，誰也瞧不起誰。平时倒还没有什么，一有事情，很自然地大家都站到自己一边去。譬如，鉗工車間里，假如有一個人弄不清“欢迎”和“观迎”究竟哪个对，于是全車間里就像起了“一件大事”一样哄动起来。他們对于这种小事也都是非常起勁的。可是，大家的头脑都是一般高，再商量一陣也解决不了。这时，他們情願到隔一条路的“事务所”去問那些打領結的職員，决不去問制罐部。

工人們互相找寻刺进对方心里的挖苦話，彼此嘲笑着，登上楼梯到食堂去。楼上，椅子拖在地板上發出吱吱的响声，女工們嘩啦嘩啦的吵鬧声，再夹着咸魚的腥味，鬧成一片。

这一天，Y市“工会联合会”的傳单，給“H·S工厂”大約送进来三百張。連各車間里的“工长”手里也拿着傳单。可是，在吃飯的时候，誰也沒有談起傳单的事。

吃完饭，森本在大家都走了后才走出食堂下了楼梯，一看，楼梯的梯阶上，工厂的各个角落里，剛才那些傳单有些乱揉成一团，有的給作了擦鼻涕的紙，扔的滿地都是。——他露出了尷尬的脸色。

二

“H·S制罐公司”座落在运河边。——Y港靠西的地方是鉄

道部的工地，在这一带开鑿了一条运河。运河的水面上浮着一層油和煤烟。發动机船和扁口魚一般平的駁船，鑽过水閘的桥梁，在运河里穿进穿出。

在河岸上的一个角落里，“H·S工厂”像一只灰色超級兵艦似地巍立着。那样子真像一只兵艦。罐頭从产品倉庫送到岸边，直接就可以装运。

Y市的人都管把“H·S工厂”叫做“H·S王国”，或者“Y市的福特工厂”。——厂里的年輕工人們一到下班回家的时候，就脫掉工作服，換上銅扣子的矮領学生装。中年工人和工长們穿起衬衣，还打上領結。——Y市車站月台上的“近郊名胜介紹”牌上还写着“H·S工厂——离此約十八町^①”。

Y市是一个海港，因此担任海陆运输的工人——碼頭工人和搬运夫占絕大多数，其中朝鮮人占三成。在Y市所謂“工人”就是指这些人。他們几乎都是半失業工人，生活非常悲慘。“H·S工厂”的工人討厭人家叫他們“工人”。——在这一带一提到在“H·S工厂”服务，单是这一点，就算是一种“驕傲”。

森本站在工作台旁边，但却沒有心思做活。——他知道厂里今天散发了傳单，同时他要把“H·S工厂”散发傳单后的內部情况，在“碰头”会上向組織报告。可是，你瞧瞧！上面这种情况他能够厚着臉去报告嗎？不但工人們誰也沒把它当作一回事，甚至连警察出身的守衛和厂长都滿不在乎。假如散的不是傳单而是偶然鑽进一只牛虻或者馬蜂的話，也許大家的騷动还要大些。可是“牛虻”和“傳单”，这怎么能相比呢？想到这兒，他

① 一町等于 0.10909 公里。

覺得再努力也是白搭了。

車間的一個角落里安裝着一台十四馬力的發動機，一刻不停地發出陰郁的達達聲響，差不多肉眼看不見地微微搖撼着底盤。它的近旁放一架柴油機，是準備停電時候用的，——這個地方是工廠的心臟。從這裡，一條條皮帶好像干綫動脈，橫斷車間的房頂，架在主動軸的滑車上；又從這裡作為起點，各種各樣的橫皮帶把各個機器連結在一起，令人感到真像人體內的動脈網。鑽床、車床、沖床……尖聲地切削着鐵塊，鑽着孔眼，閃發着火花。

在這裡干活的工人們，看去就好像他們的身體被綁在機器上，正在和機器拚命地掙扎。他們一個個挺起腰板，定住寬肩，把全身力量巧妙地聚集在推動着鑿子屁股的手腕上。一種好像鏗的是血肉骨頭的不快之感，馬上传到手腕上來。被切下來的鐵屑像水沫一樣從刀口上四處飛濺。從鍛壓車間里，打鐵聲一陣一陣地像機關槍似地響了起來。

鉗工車間的響聲不像制罐部那樣有一定的節奏。在這兒粗壯的聲音和尖細的聲音夾雜在一起。汽錘咚—咚—咚的震地聲響和鐵錘子上刺耳的尖叫混成一片，使整個工廠都處在轟隆轟隆的響聲中。鍛壓車間的爐火給風箱一吹，火焰熊熊地閃耀着，把鉗工車間工人的半爿臉照得通紅。

一架起重機吃勁地吊着只大飛輪，正通過縱斷房頂的兩條鐵軌，從工人頭上轟隆隆地開過去。它剛從翻砂車間做出來，比火車頭的車輪還要大三倍。現在吊去放在橫鑽孔機上，準備在輪上開索溝。

“小心呀，咱的命可值錢啦！”

下面的工人讓過身子，對着上面喊了一聲。

“靠邊！別叫喚了，要結果你的命才痛快哩！”握着起重機操

縱杆的工人，從上面裝着要向他吐口水似地說。

“你媽的！”下面的工人誇張地向旁邊一跳。

“從上面看下來，你們一個個都臟得要命。”

“你媽的真可憐！稍為爬高一點，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就露出來了。”

“哼！真想把你們呼來喚去地使喚一下！”

在橫鑽孔機旁邊，四五个工人和戴着鴨舌帽的工長湊在一塊兒，瞅着歪吊着大飛輪的起重機慢慢地移過來。

“得啦！”

調度工長舉起手來，駕駛起重機的工人一看見手勢，就把操縱杆往後用力一拉。起重機就停止了。大飛輪乘着余力還在空中搖晃，起重機的鐵鍊條也跟着吱吱軋軋地響。四周工人乘着它搖晃的幅度伸手扶住，恰好讓它落在預定的位置上。

“過來點，過來點！”

工長做着手勢，叫大家把飛輪再移過來一些。起重機的鐵鍊子又吱吱軋軋響一陣，往前伸去。大伙兒跟着嗨啊嗨嗨，嗨啊嗨嗨唱了起來。大飛輪落在兩個滑輪上，它的軸和翼扣在鑽孔機的軸上，緊緊固定下來。這回，起重機又發出喧鬧的響聲把鐵鏈子卷起。耳上挾着粉筆的工人們在剛裝好的機械周圍走來走去，用手去摸摸機器，露出鬆了一口氣的臉色。

從森本站的地方看來，這光景就好像一群螞蟻聚集在搬也搬不動的大家伙旁邊，大家動手拖呀拉的一樣。在這樣龐大的機器跟前，人就像鐵末子那樣渺小。森本正把制罐部塗膠機上損壞了的零件夾在老虎鉗上，用銼刀銼着。……假定大飛輪落腳的位置差了一分，而這時起重機的鐵鏈已經解了下來……。他想，那末大飛輪就一聲不響地往前倒下，四個工人的肋骨也就會

像窗架子一样被压得粉碎了。只消差了一分！工人们为了一天还不到二元的可怜工资，就这样拚着命干。——可是，正是这些工人却把传单擦了鼻涕！

他把沾满机器油的脏手在工作服的屁股上擦了擦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也好！”，接着从鼻子里哼了一声。

三

下班的汽笛响了，大家从车间一窝蜂涌到洗脸间去。从薄薄的水门汀墙壁里传出来像女澡堂一样的喧闹声。工人们脱光上身，站在只能照半个脸的破镜子跟前，满脸打着肥皂捧着水洗脸，水花和泡沫溅得到处乱飞。只见宽阔的肩膀和胳膊上的肌肉随着手的搓动，一起一伏地抖动。

“混蛋！照你那样洗，肥皂要哭啦！你拿锉刀来锉吧！”

“咱想和田中絹代亲近亲近哩。”

“呵呀，呵呀！你这家伙！”

另一个家伙想挤进两人间来，两人把屁股凑在一起不让他挤进。

“干吗？又不是什么大屁股！要不要把你的秘密给说出来，你这家伙！”

“噢！对不起，这不是阿笑姑娘的屁股！”

“要摸一下也不成，对吧，哈——哈——哈……”

后来的人把手巾围在脖子上；有的站着，有的手里抛着肥皂块，都在等候他们。

“你这个混蛋！咱不开口，你就老是洗个不停，咱可不是木

桩呀！”

被罵的人一面向臉上塗着肥皂水，一面却把方向弄錯了，对另一边說：

“嘿！你什么时候变成人的？我一直都以为你是一个工人！”

隔着一道有名無实的板壁，就是女工的洗臉室。从这面一蹲下来，女工們腰部以下的部份看得清清楚楚。工人們已經慣于从腰身的形状，分別出哪一个是哪个女工。他們装着洗臉的样子老不肯走，向隔壁偷看。

“你瞧！数过来第三个是‘蒙那米’^①阿彩呀！”

厂里的男工老是把Y市有名咖啡館和酒吧間取的那些稀奇名字用来叫漂亮的女工。

“瞧那腰身，够多美！”

“这妮子近来簡直成了大人了！哼！”

“值錢的是腰身呀！”

“这边是誰？”

“嚟！在动啦，脚叉在一起了，真妙！媽的！”

“喔！”

站在后面等着的人發現他們在偷看，馬上把并在一塊兒的两只头“咚！”地一声互撞在一起。

“色鬼！”

女洗臉室里不知說了些什么，嘩一声笑起来，这边也故意地提高了嗓子。

从洗臉室出来，两方面都从一个出口走出去。等到回家时

^① 原文为 Monami，法語“我的朋友”之意。日本咖啡店常以此类字样为名。

女工們都面目一新，和工作時完全成了兩個人。

“你是誰呀？”

一個干烟筒和汽罐鉚釘活的老工人，年紀將近六十，耳聾眼瞎，簡直把她們分辨不出來。

“呸！老爺爺，連女人也不想啦！”

一個女工在他背上捶了一下。

“別把咱們認成老太婆啦！”

“這小丫頭！”

回家時候，女工們愛打扮成“小姐”也好，像咖啡店的“女招待”也好，男工們要打扮成“學生”或是“職員”，廠方都不過問。他們有這個能力，才作這樣的打扮，這是沒有什麼話可說的。廠長還說：你到Y市看一看，哪兒還有工廠肯給工人這樣優厚的待遇呀？

從洗臉室出來，大家在窄狹的走廊上擁擠着往二樓更衣室走去。兩旁邊是廢品棧，箱子像幾十層大樓似的堆得很高，周圍黑漆漆的。——喔唷，一個女工突然叫起來。在這裡，男工們經常向女工開玩笑。

“你個不得好死的傢伙！”

“喂，今天……？”

“今天么？有約會啦？”

“真的！什麼約會？跟誰？”

“這早就說好了。”

“這傢伙！”

他們經常都在這裡眼明手快地打交道。

工人們在車間里，常常一面干活，一面跟下一道工序的女工約會。男工在傳送帶送過來的空罐頭上寫上：“橋、六”。這時他

光用两只手在活兒上动着，两眼却看着罐頭順着傳送帶送到女工跟前。女工一看，連忙把字擦掉，对着那个男工笑一笑。字的意思是說“六點鐘，橋邊的老地方。”像這樣的有好幾對。

森本把眉頭一皺。在這些人中能有幾個人可以加入自己的工作呢？他想到這裡，心裡非常不安，沉不住氣。

更衣室的門口貼了一張布告。“噤！”森本楞了一下。大伙兒一邊穿着袖子，站在布告跟前。

布告

眾所周知，今日有人在本工廠內散發“失業工人大會”的傳單。最近由於市面不景氣，不少失業者被拋棄在街頭，見之實于心不忍。我廠由於諸位工友之勤勉努力，幸而絲毫未受影響。諸位一出工廠就可了解，本工廠實不負“Y市的福特工廠”之名，從工作時間上說，從工資方面說，我廠的待遇都是十分優厚的，因此，希我廠工友切勿附和此種宣傳。此布。

廠長

森本看着這張告示，不知什麼原故心裡很着急，匆匆把它看完。

“哼，干的真周到！”

話剛出口，就覺到自己竟然把持不住認了輸，不禁吃了一驚。他胡亂地戴上了沾滿油污走了樣的鴨舌帽。

工廠前的小街上擠滿了人，男工和女工向着一個方向流去。他夾在他們中間，心理却感到孤另另的，有些寒意。

過了運河的鐵橋，就是海關、碼頭、水上警察署、輪船公司、貨棧等一連串建築的碼頭街。搬運夫踏着一抖一抖的跳板，從駁船上往下搬貨物。可是有好幾處地方，却有大堆大堆的人立

在那里。他們都是工人，有的把一只疊成几疊的大飯盒放在地上，有的挎在手上，眼看着別人干活。——這些就是“找不着活兒的”工人們。

夏天水枯的時候，碼頭上沒有像樣的工作。向市政府請願的就是這些人。靠在岸邊的駁船都像一條條死了的扁口魚。靠近碼頭的路口，那些賣蘋果和桔子的小孩兒瞅着路人的腿，發呆似的坐在那里。

那些“找不到活兒”的人們瞅着“H·S 工廠”的工人們走過鐵橋去，臉上明顯地露出非常羨慕的神色。“H·S 工廠”的工人們也擺着“我們和你們不一樣”的架子大搖大擺地從他們跟前走過。即使沒有那張貼在更衣室門口的布告，他們平日的態度也是如此。

搬運夫——這些運輸工人受着“把頭制度”“現場制度”等各種各樣殘酷的封建剝削，过着抬不起頭的被壓迫的生活，一有機會，他們就鬧罷工。Y 市的“工會聯合會”就是以這種工人為主體。“H·S 工廠”的工人可說一個也沒有加入工會。

森本在這些搬運工人中看見了好幾個他認得的人，都是在工會中見過面的。但是現在，他在職工們中走着，已失去和他們說話的勇氣。

四

父親還沒有回來。——六十多歲的父親每天比他早一個鐘頭出去，晚兩個鐘頭回來。他在“山三貨棧”做工，耳聾眼花，電話也聽不清，規定的工作還不能做完一半。把頭每天沒有好臉

色給他看。可是因为他已經干了二十年的活，把头对他好像不知怎样办才好。

“真够呛……”

父亲嘆着气，每到早晨，总不願意出去上班。

“干活倒还好，只是把头那臉色真够受！……”

天还摸摸黑，父亲穿起干活的衣服站在台阶边，伸着懶腰，骨头格格作响。他一听到这声音就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。可是，他突然又想到父亲也許将来还会有更悲慘的事情。

屋子里因为整天暑热，翻騰着湿气和小便臭。湿漉漉的鋪席皮已經鼓起来，脚踏在席子上直發粘。

他穿一条短褲坐在矮桌面前。来了一封信，是“中野英一”寄来的，她是工厂里的女工。这个女工是森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。他要通过这唯一的“立足点”和女工們建立联系。他从工会的河田那里，已得到了关于方針的指示。信写得很簡單，“詳情面談，明日八时在石切山下等你。”因为曾經告訴过她，所以自己的署名和收信人森本的名字都沒有写。

夏天天黑得很晚。一陣陣像扇子扇出来似的微弱凉風不知什么时候吹来了。那些住在杂院里、白天穿着一件白汗衫在小街上溜躑的人，此刻也回到蒸籠一般的屋子里去。一群小孩兒拿着小棍子，露着胸膛，在陰沟板上啪嗒啪嗒地跑来跑去。在殘照犹存的藍晶晶的天空里响起一片叫鬧声：

“真叫人头疼的小鬼們！”

父亲回来了，在大門口咯隆咯隆咳嗽着。

“怎么啦？爸爸的那一方面？”

“嗯？”

他知道父亲一向都反对像“工人大会”和“工会”这一类东

西。这也許就是父亲干活能干了二十多年的原故。到了今天，飯碗虽然像吊在一根頭髮上那么危險，但自己好像仍以为自己不是个“零工”，不能卷进这种莫名其妙的圈子里去。

“事务所面前的气势真不小，都是那些找不着活兒的家伙。”

“那些人都是工会里的！”

父亲好像是在談新聞一样毫不关心地說。

“爸爸！这不是別人的事呀，要是被裁掉的話，……”

父亲沒有回答，在昏暗的“土間”里沙一沙地摸索着走。天稍黑，父亲昏花的眼睛就处处都發生困难。他繞到后面走去了。在厕所旁边；父亲七歪八倒地搭了一个棚，上面放着三盆花，可是厕所臭得要命。父亲一出去总要在夜市上买一些便宜貨的花回来。

“你这敗家精，飯还吃不上，买这种东西！”

每次买回来母亲就發脾气。要是別的事情，早就吵开架了，可是为了这几盆花，父亲也真怪，老是笑嘻嘻的沒有回嘴。父亲看重这几盆花可也到了可笑的程度。一回来先不进屋子，一定去澆水。有时自己沒法澆，才托給別人，要是別人給忘了，他可是認真地發火的。——森本笑他，真可怜，这是奴隶根性在找出路哩。

“这么热，花都萎了。”父亲独个兒在屋里咕嚕着。

就是在“H·S工厂”里，也有不少年紀稍为大一点的工人，有的喂个小鳥，有的弄些各式各样的花。勤勤懇懇地按时照护它們。有的每到休息日，就在家修理細小的家具。有一个工人还拿一盆花到厂里去，放在自己干活的地方。

“人家說花一般的美人，我这个却是美人一般的花，咱就看着美人似的花过活吧。”